

梦里河山 一代词人的家国情怀

WANLI JIANGSHAN HECHU

万里江山何处

宋词的后半生

金鑫著



新华出版社

梦里河山 一代词人的家国情怀

WANLI JIANGSHAN HECHU

万里江山何处

宋词的后半生

金鑫著

新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里江山何处：宋词的后半生 / 金鑫著. 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2.12

ISBN 978-7-5166-0253-9

I. ①万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南宋 ②宋词—诗词研究 IV. ①K825.6 ②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6007号

万里江山何处：宋词的后半生

作 者：金 鑫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蒋小云

装帧设计：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李尘工作室

印 刷：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mm×240mm

印 张：14.5

字 数：192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2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3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0253-9

定 价：2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序



我相信，宋词是可以生长的。千百年来，宋词已自成林。其间，有松也有竹，有兰亦有梅，真个是郁郁葱葱，葱葱郁郁。宋词高贵而又坦然，就这么不疾不慢地生长着，仿佛在等待，仿佛在回首。今年三月，新华出版社的蒋小云编辑告诉我，去年年底发行的《我欲乘风归去——宋词的前半生》一书再版了。时隔不到半年，即行再版，这真是个好消息，我感到高兴，也为宋词感到高兴。

宋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驿站。当我从北宋的汴京，移身到南宋的临安，一下子看到许多熟悉的身影，李清照、张元干、岳飞、朱熹、陆游，还有辛弃疾、姜夔、吴文英、天文祥、张炎……他们当中，不乏宰相、元帅、儒师、才女和清客。身份的多元化，似乎并未影响他们各自泼墨挥毫，品尝词家三昧。一曲曲浅吟低唱，一次次踟躅徘徊，将宋词这样的文艺形式，推至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。厚厚一摞宋词，俨然中国的青花瓷、中国的春联、中国的四合院，置身于中国化的宋词文学盛宴中，你能品尝到的，是酸甜苦辣咸，是喜怒忧思悲恐惊。宋词里，有的是四时五味、七情六欲。

宋词的后半生在杭州，同样遭遇无数。我选择了十位词人，试图剖析他们的身世与心路历程，解读经典的词章与人文掌故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在写作中时时生发怒意，拍案而起，这一点，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诧。或许，



与汴京时代相比，宋词的后半生，身世有些凄苦。分裂的地理疆域、畸形的政治生态、功利的社会人情，以及纠结的战和心理，使整个南宋王朝始终处于矛盾、尴尬与伤病之中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宋词有如失恋的情人、落魄的子弟、流浪的穷士，词人们游走江湖，登山远眺，引吭狂歌，呼号声声。他们一遍遍地发问：“万里江山知何处”！醉里梦里，都是金瓯一统，都是重整乾坤，都是梦回故国。

行走在宋词的腹地深处，我看到了软弱、失落和苦难，看到了奢华、污浊和卑鄙。不过，我在南宋词里，也体味到了善良、真诚与美好，更重要的是，看到了抗争、悲壮与崇高。从南渡到北伐，南宋词一直在激烈地挣扎，围绕着雪耻的主题，许多人都在做这道同题作文。宋词是有担当的，是血肉文字，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代言。宋词有一个特点，虽柔却韧，慢条斯理却激情燃烧，四平八稳却跌宕起伏，文质彬彬而厚重如山。大约，这便是中国文化的软猬甲吧。

古代农耕社会，素来讲求家国同构，词人们固守于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平面化的深宅大院内，奔波于风云变幻、朝霞暮雨的坎坷仕途中，抑或流连于三五知己围炉小酌的花前月下，这些词人最打动我的，不仅仅是他们的笔底烟花、风流惬意，更多的，是他们面临窘境逆境时的人生思考，以及毅然决然的选择。在娱乐化、游戏化的当下，翻开厚厚的《全宋词》，我仍能听到那些宽衣阔袖、峨冠博带的古人们的声声叹息。是的，他们没有学过外语，不会微博，更遑论捣鼓花红柳绿的股票，他们只是守着传统的自然、传统的经典，进行着导德齐礼、着手成春的美学创作。我一点也不瞎说，这十位可爱的词人，他们捍卫自由的呐喊分贝，抒发情感的向度和力度，堪为今人之镜。当写到文天祥在狱中面对女儿的劝降信一节时，我写得泪流满面，向壁而泣。

宋词成长的过程中，遇到过风雪阴霾，遇到过地震海啸，尤其在南宋朝，宋词是悲愤的、呼啸的，甚至带有一点绝望。然而，词人们没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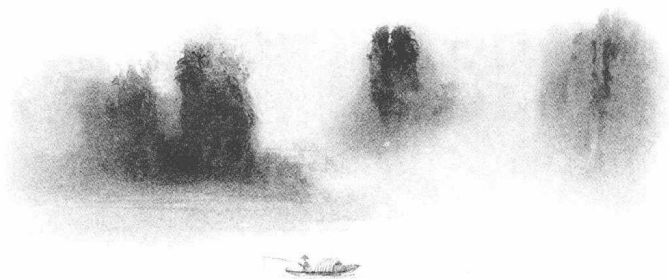
避，他们既善于讴歌善良与美好，更擅长表达沉痛与哀伤。青山、庭院、湖光、月色，他们信手拈来，将内心的情绪与外在的景物糅为一体，水乳交融，不知者以为言情，以为无病呻吟，知者以为言志，以为慷慨悲凉的挽歌。譬如李清照，仅仅是含英咀华的数十首词，始终位居中国杰出文学女性排行榜前列。又如辛弃疾，生平词作，不过数万字，至今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。宋词，这种看似柔弱的文体，竟然长寿地活到千岁，直到公元二十世纪，仍然为一代雄才毛泽东先生演绎得风生水起。宋词自有知音者。

风月无古今，情怀自深浅。宋词已成宝藏，从中掘金淘宝者，历代有之。在文学深加工的过程中，文路漫漫，过客多多，我要感谢宋词，她让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之美，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，使我继三年的唐诗读写之后，再次保持着旺盛的热情，完成了千日之久的宋词之旅。这样的文化旅行，有些累人，像登山，像长跑，然在大汗之余，我能看到一棵棵茁壮的乔木，听到一声声清脆的鸣叫，读到一行行性情的文字，心却是充满喜悦的。

天知道，我在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之旅中，还会有怎样的诗酒风流，长歌当哭。我只是希望自己，放慢脚步，放慢速度，穿越于古今，吟啸于江湖。我要寻找的，是古代的中国；那里，是我们曾经的家园。我要追寻的，是古代的大师；他们，是我们人生的导师。

2012年12月26日于静思斋

目录



序 / I

李清照：寂寞如斯的庭院 / 1

张元干：万里江山知何处 / 23

岳 飞：怒发冲冠的元帅 / 45

陆 游：老却英雄似等闲 / 67

朱 熹：问渠哪得清如许 / 89

辛弃疾：我见青山多妩媚 / 113

姜 夔：平生最识江湖味 / 135

吴文英：春宽梦窄七宝台 / 157

文天祥：从今别却江南路 / 179

张 炎：无心再续笙歌梦 / 201

李清照：寂寞如斯的庭院



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的这一天，秋风过耳。八岁的李清照坐在庭院一隅，看着父亲写写停停。笔过纸间，有如舟行水上。父亲长年累月地保持正襟危坐、悬腕而书的姿态，让她隐约觉得，一定有许多趣事藏于其中，否则，他不会如此一坐半日，乐此不疲。她独自奔跑嬉闹一会儿，静静地陪坐一旁，瞅着身边密密匝匝的竹林。父亲题写的“有竹堂”几个大字，倒是与这个庭院里的氛围稍相吻合——竹叶纷披，满眼青翠，鸟巢其上，还有，石桌石凳，以及父亲和他的书稿。只是，这个庭院显得有点冷清。

顿下笔来，李格非这才发现，女儿受到了冷落。他充满爱怜地将其唤到身边，抱在怀里。李清照知道，他们俩的游戏开始了。只要父亲有闲，她总是喜欢黏着父亲，撒娇使嗲，任性笑闹，尽情嬉戏玩耍，玩累了，躺在父亲怀里，听他说古讲今。李格非，这位宋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的



进士，只到四十岁那年，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女儿，一家人为之欢欣，他更是视为掌上明珠。然而时隔不久，在这个孩子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之时，孩子的母亲，自己的爱妻，元丰时期宰相王珪的长女王氏，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留此一株孤苗。转眼间，李清照已经八岁。失却母爱的滋润，她在活泼之余，多少有些孤独。

在李清照幼年的印象里，只有当父亲的朋友来家做客时，这方小小的院落才会变得热闹起来。他们坐在竹堂内，饮酒论文，谈笑风生，间或即兴题写，唱和吟哦，将寂寞如斯的庭院，弄得惠风和畅、生机勃勃。从他们的谈话中，她知道了许多前朝往事，以及当下的文坛逸事。她还知道，父亲是大宋朝太学正官员，是许多未来状元和青年才俊们的授课老师，父亲的文章得到翰林学士苏东坡先生的首肯。而那位峨冠博带的苏老夫子，也曾携黄庭坚、秦少游等得意门生，不止一次地登门造访。不过，苏东坡似乎比他父亲更厉害，是当朝小皇帝的老师，就连父亲也要尊称他为先生。李清照觉得，竹林下的这帮大人，肚子里很有些学问。

童年时期的李清照，正是在这样清雅绝尘的环境里，开始了她的启蒙学习。这些父辈中间，随便挑出一个，都堪称宋朝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这些客人在讨论之余，有时会唤她到近前，考问讲授一番。而她的早慧，强记博闻，过目不忘，脱口而出的背诵，清秀工整的临摹，小荷初举的习作，以及灵机一动的随意问答，也曾博得过他们的诸多嘉许。

她像佛座下的一朵莲花，听着菩萨语，生出玲珑心。

李格非的再娶，让天资聪颖的李清照有了体验慈母情怀的可能。就在这一年，李格非再娶仁宗朝状元、前彰德军节度使王拱辰的长孙女王氏为继室，名门闺秀，落落大方，且又颇善言辞。这位后母的到来，慢慢填补了李清照母爱缺失的空白，她终于有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幸福家庭。再后来，弟弟李迥的出生，更是为这座寻常宅院增添了些许生气。

日子过得波澜不惊。青春，说来便来了。琴棋书画，女红歌舞，书香门第的累日熏陶，慢慢地使李清照出落成为一位冰雪聪明、呵气如兰的女子。她几乎读遍了家里所有的藏书，谈起诗词，更是眉飞色舞，而且捉笔习文，也是一派清新隽永之气：

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

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

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——李清照《如梦令》

这首词是李清照少女时期的一篇习作，在一次回山东老家省亲后所写。说起来，应该算是一次游玩历险记。开篇十二字，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”，尽可想象玩得不亦乐乎的情形。夏日午后，她与伙伴们（或有他的弟弟在内）在溪亭边玩耍，水清景丽，玩兴既浓，不知日之将落，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然而，兴尽欲归之际，她们才发现，正置身于一片浩大的水域之中，满眼皆水，归途迷茫。暮色四起，她们驾驶着一叶轻舟，慌不择路，竟然闯入了荷塘深处。对于一群不谙水性的少女们来说，桨被绕，船被缠，人困其中，虽有怒放的荷花在侧，却已无心欣赏，并且成为令人惊恐的植物罗网。她们手忙脚乱，大呼小叫，竞相争渡，却不料又惊起一滩栖息的鸥鹭。正所谓，人怕鸟也惊，鸟惊人更怕，可怜她们左冲右突，好不容易回到岸上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她们还应受到大人们的一顿责怪，甚至是一通训斥。

这次历险，于李清照而言，有如一帧底色泛黄的照片，记录了她在乡间游玩的剪影，后来成了她成长中一个美好影像，挥之不去。李清照无意间落笔成词，短短三十三字，却又佳作天成，妙手偶得，有如千万首宋词中一朵迎风绽放的栀子花，余香袭人，妙不可言。



而李清照，也以一副别样的姿态——纯真无邪，却又古怪精灵，正式踏入宋词的河流，开始了她的人生历险。

寂寞的庭院里，不光有竹，还有腊梅幽兰，海棠菊花等诸多花卉盆景。在李清照的世界里，她对色彩、天气、温度等，有着极其敏感的反应：

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

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

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

——李清照《如梦令》

雨夜过后，李清照关切地询问，海棠花如何了？可是，那仆人的回答，显得有些敷衍，说，海棠花还是老样子呢。这让她很不满意，她摇头说道，一定不是。这个夜晚，她睡得迷糊，却依稀晓得风狂雨疏，风吹花落，雨滴茎叶，风雨过后的花园，应该是“绿肥红瘦”的样子才是哟！仆人不一定读得懂这四个字的含义，但到了识货的文人眼里，顿成点石成金之语。因为这一首小词，李清照被从宋到今的历代文人，夸得一塌糊涂，“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，未有能道之者”（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）。明代的戏曲理论家沈际飞在读到这首小令后大发感慨，认为“绿肥红瘦”的奇语，竟由一位女子创获，感到大为惊奇。

感到惊奇的，还应该有其父亲李格非。李格非与廖正一、李禧、董荣等四人，是继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之后的东坡弟子，当时号为苏门“后四学士”，文章皆为天下之先，李格非写过长达数十万言的《礼记说》，并有《洛阳名园记》、《破墨癖说》等名篇，名气不可谓不大，但在今天看来，他的大部头著作，还抵不上女儿的三言两语，论起知名度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年仅十七岁的李清照与当时文坛高手相互切磋诗艺，毫无怯色。那天，李格非从庐山归来，带回好友张耒的一首七言古诗《读中兴颂碑》，写其游浯溪古崖观碑，反思唐代安史之乱，大唐中兴之事。不料，这首诗让李清照看得热血沸腾，她也从头到尾，步原脚原韵，一口气和了两首。张耒在诗中赞郭子仪、李光弼等人复国平乱的功绩，而李清照则通过和诗，一写唐玄宗玩物丧志，宠幸贵妃，一写奸臣误国，宦官乱政，诗中既有“何为出战辄披靡？传置荔枝多马死”的讽喻之语，又有“夏商有鉴当深戒，简策汗青今具在”的劝诫之意。李格非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当年有竹堂里的那个小丫头，如今竟语出惊人，令人刮目相看了。他命女儿将所作诗词誊写，送与好友观睹评判，居然大获称赞。才女李清照的名气，也很快传遍京师。

新世纪的曙光，穿过李清照的书斋，洒在寂寞庭院。她像一颗耀眼的新星，以看不见的速度，迅捷升腾；又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清风，以曼妙的姿态，自由舞蹈。青春正热烈，她坐在花下，人观花，花映人，若有所思。她在期待着什么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吗？



转眼间，李清照已是二八芳龄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隔三差五，便有人到礼部员外郎李格非家，登门提亲，热心为媒。这样的踏访，弄得待字闺中的李清照很有些心绪不宁。

古代中国的闺阁女子，几乎与庭院结下了终生之缘。她们在庭院中读书弹琴，在庭院中赏花观月，在庭院中嬉戏奔走。庭院，那一方精致却狭小的空间，成了她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生活场所。出落得亭亭可人的李清照，对于庭院中的花草与季节来得敏感，现在更敏感于陌生青年男子的话题，以及他们的来访。她不止一次地听人介绍到那位赵家公子，每



每一听，立即羞得面红耳赤。青春的心事，在秋千架上，飞来荡去，飘忽不止。

蹴罢秋千，起来慵整纤纤手。露浓花瘦，薄汗轻衣透。

见有人来，袜划金钗溜，和羞走。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

——李清照《点绛唇》

可是，当这位赵家哥哥在她薄汗透衣之时，忽然间衣袂飘飘，蓦然闯入。毫无准备的她顿时如堕烟海，一片茫然。她的第一反应是满面羞涩，一路小跑，急急躲开。心慌意乱之中，竟然连鞋子也顾不及穿，而且，头上的发钗，也滑入草丛。她像一尾受到惊吓的小鱼，赶紧游弋到水草丛里，将自己裹藏起来，样子极为天真，却略显狼狈。然而，李清照在“和羞走”之际，也还有着灵光一闪，跑到门旁时，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号令她顿下步来，于是，她做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造型——倚门回首，扯梅而嗅。正是这个动作，让她的这首《点绛唇》，在四十个字左右的空间里，如一幕轻喜剧，缓缓地展开：庭院间，花正开，一对青年男女，隔着一株青梅，莫名的情愫，幽幽绵绵地生发。这是中国式的一见钟情，爱情的开始，不是在游人如织的公园，不是在摩肩接踵的街衢，而是深深庭院里的刹那相遇，惊鸿一瞥。

这是一桩令人生羡，也极富戏剧色彩的姻缘。与李清照在庭院里不期而会的，是一位来自京城太学的青年学子，吏部侍郎赵挺之家的三公子赵明诚。从父亲李格非的观察与印象来看，赵明诚性情温和，好学上进，是理想中的乘龙快婿。而赵明诚此番到李府谦虚求学，也兼有插柳求姻之意。

据《琅嬛记》载，赵明诚到了论婚年纪时，有一天，他白日做梦，梦诵一书，醒来之后，仅记得其中的三句：“言与司合，安上已脱，芝芙

草拔”。他有点不明白，便向父亲请教。赵挺之想了一想，笑着对儿子说，看样子，你应该娶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子为妻。赵明诚还是不解，赵挺之说，这三句话，其实是个字谜：“言与司合”，是个“词”字；“安上已脱”，是个“女”字；“芝芙草拔”，去掉草头，即为“之夫”。合起来，是“词女之夫”四个字。这个小故事，可能来自赵明诚的小聪明，更有可能是后人的杜撰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二十一岁的赵明诚和十八岁的李清照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相遇并且结缡，喜结秦晋之好。

新婚燕尔，两情相悦。此时的赵明诚，仍在太学读书。对于这位新郎书生来说，他最热衷的事情，便是收藏金石字画。每月的初一、十五，他都会请假回家一趟，“质衣取半千钱”，直奔相国寺，五百钱的数量并不多，他在集市上却可以逡巡半日，见到心仪的碑文字画等，询价买回。当然，有一个细节他不会忽略，买一点新鲜水果和各式小吃带回。到家之后，小夫妻俩一面展玩品评所获文物，指点得失，一面咀嚼有声地品尝小食，自得其乐。

李清照很满意这样波澜不惊的幸福生活，于他们而言，这就有点类似于陶渊明眼中所谓的“葛天氏之民”了，自然淳朴，和谐逍遥。虽然赵明诚不能日日在家相伴，更多的时间，她只能空守闺房，如她在一首词中所说，“星桥鹊驾，经年才见，想离情、别恨难穷。牵牛织女、莫是离中。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”。幸好，短暂别离之际，李清照自有诗书相伴，闲来作点诗文，也聊以打发寂寞的时光。在她的生活中，凭空多了一点相思，多了一丝牵挂。对于相爱的人来说，相思与牵挂，何尝不是一种甜蜜的疼痛。

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。就在李清照嫁入赵家的第二年，朝廷里的“元祐党籍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波及大批官员。蔡京一伙策动年轻的皇帝改变建中靖国的既定方略，转而继续发酵自熙宁年间开始的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无休止的争端，司马光、苏轼等17人被列入“元祐党籍”，李格非



名列第五。这还不够，事态继续扩大，在后来一百多人的“元祐奸党”的“黑名单”中，李格非列在余官第二十六名，而且，这些人一律不得在京任职，李格非被排挤出京，任京东路提刑，后来再贬，流放到遥远的广西象郡。

李清照在赵家庭院里品尝到的新婚喜悦，很快云散。与父亲被贬截然相反的是，公爹赵挺之的仕途却由此转红，短短数月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公爹骤升，父亲遽贬，李清照陷入左右两难的尴尬境地。一面是娘家有难，一面是夫家有喜。她在好坏消息之间，辗转反复，不知应该高兴还是难过。

矛盾愁苦之中，李清照还是毅然提笔，请求公爹伸手相援，救父亲于水火之中。赵挺之的为人，素为苏东坡所厌恶，赵任德州通判时，不遗余力地执行变法路线，以此求进，后来升迁入京为监察御史，苏氏嗤之以鼻，声称“聚敛小人，学行无取，岂堪此选”，而赵挺之对苏东坡也是耿耿于怀，多次弹劾，称其“诽谤先帝（神宗）”，两人可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及至后来，徽宗执政，赵挺之成为反对元祐大臣的急先锋，对苏东坡等人穷追猛打。这个热衷于追逐政治的赵大人，人品似乎也不为亲戚圈子所推重，他的连襟，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的陈师道与之嫌隙极深，晚年宁可贫困冻死，也不肯穿夫人从赵家借来的寒衣。李清照知道，依父亲的正直，绝不会向时为政治红人的亲家翁开口，她只得写了一首诗，婉转求情，可惜诗中只有“何况人间父子情”一句传了下来。

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，她，只能替父求情。但赵挺之更像一位娴熟的政客，他看重的是如何能博得年轻皇帝的一赏一赐，于是迅速摆出坚定立场，很快升为位高权重的丞相一职，不久又获得京师府司巷赐第的恩赏。而且，赵明诚兄弟三人，也顺利得官。李清照疏救无果，非常失望，她后来给公爹的一首诗中，就有“炙手可热心可寒”的句子。

李清照无法面对赵家的显赫，无法释怀父亲的远徙，甚至一度因为元祐党人子弟不得在京居住，被迫离京。

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
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。
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
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

——李清照《醉花阴》

千百年后的今天，人们啧啧惊叹于李清照重阳词中的唯美意象。可在笔者看来，这一“愁”字，也许并非单单事关爱情与相思。她的心事如薄雾初起，如浓云在天，半夜时分被一股凉意惊醒，少女时代的活泼与天真，荡然无存。无奈之中，她端起酒杯，将自己放坐在黄昏时分的菊花丛中，饮啊饮啊，这位才情女子端坐风中，想起有竹堂的童年往事，想起流落天边却爱莫能助的父亲，或许，还有不在身边的赵明诚。重阳敬老，重阳思亲，可怜她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在惊魂与无助中，寂寞且伤感，人比黄花还要瘦，真正情何以堪！

据说，赵明诚收到这首《醉花阴》后，叹赏不已，“自愧弗逮，务欲胜之”，决心与李清照一比文辞高下，于是闭门谢客，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三夜，总共得词五十阙。他将李清照的词一并夹杂其中，请好友陆德夫评判优劣。陆德夫看来看去，“玩之再三”，最后说道，这么多的词句中，只有三句绝佳。赵明诚翘首以待，陆德夫吟道：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弄得赵明诚羞愧不已。想想也是，敢与李清照比词，赵明诚也真是够胆大、够直率的。



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秋天，李清照随着婆婆郭氏、丈夫赵明诚一行，风尘仆仆，奔赴青州。原来，赵挺之在右相位上，与左相蔡京多有不和，于是急急引退，数日后急病而死。死后三日，蔡京便开始清算旧账，以赵挺之“结交富人”为由，将赵家三子以及有关亲戚捉拿审讯，历经数月牢狱之灾，才得以释放。赵挺之终因系元祐时期故丞相刘摯所荐的缘故，获得包庇“元祐奸党”的罪名，并且死后夺官，而赵明诚刚刚担任的鸿胪少卿一职，也被罢免。赵家在京城无法立足，只得举家迁徙，回到青州故宅居住。

五六年间，李清照眼见父亲李格非含冤流放、命丧他乡；公爹朝夕富贵、貽害子孙。祸福无常，在这两个家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她痛心疾首，深感政治的残酷无情。心累之余，不由得想起陶渊明，她最向往的，还是过那种登山舒啸、临水赋诗、平常而简单的小民生活。这一回，到了青州，她那颗紧绷着的心弦，才稍稍松弛下来。

好了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她安慰着丈夫，给老屋取个堂号吧。赵明诚望望李清照，不知所言。李清照说，靖节先生有名篇为《归去来兮辞》，我等历劫归来，不若就叫“归来堂”！赵明诚一听，不禁击节叫好。正是在陶渊明的这篇文章里，李清照深有感于其中“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”的句子，觉得住在小屋里反而容易安适，从此自号为“易安居士”。

从繁华京城到屏居乡间，从有竹堂到归来堂，李清照正式入住她生命中印象至深的第三个庭院。这个二十四岁的文学女子，以丰富的学识才情，兼以敏锐的世事观察，为自己的人生归宿进行素描。历经险恶，噩梦醒来，她终于迎来了一泓平静的水面。她发下一个誓愿：相守有情之人，宁可终老是乡。